

一個小說作者的私語

子 于

「蒸籠」後記

自己覺着這篇「蒸籠」跟過去的寫法，有些走樣。過去好像一心在練閃躲騰挪的輕功，只講挑挑撥撥，對致命的地方，總是點到為止。給人一種不疼不癢的感覺。而這篇却是生打硬拼，刀刀見血，出手便直取要害，看起來該使人過癮。現在若容我說句私話，自己還是得意過去的那套。雖然那套寫法勞心傷神，並且費力不討好。因為表面儘管力求明快，簡淨。而內裏的含

意總免不了晦澀，不好捉摸。像老不肯痛痛快快地說出自己那點見識跟見地。自己喜愛那套，一方面是因為出道已經晚了，像有人說的：老來學吹笛，成色有限。但不喜歡拼殺是真的。另一面自己認為一個寫小說的人，主要是把他的感受表達出來。說到感受他已經承襲了過去的身家、教養。早够主觀的了。至於他想到的那點見地跟主張實在值不得什麼，大不了是個寫小說的

人。最少他沒資格教導什麼。他不是教育家，也不是警察。他能把他的感受表達出來，足够了。

到這篇「蒸籠」，竟把位物理學的大博士砍殺倒地，還踩住不放。人家書讀得那麼好，很顯白地說出了自己的憎惡，更把看小說的人強圈進憎惡的氣息。寫小說的人肯定地寫出這個人，安排出事物人物，教看小說的人說不出沒有這樣的人，沒這回事兒，那只好跟着憎惡

這個人吧！便再沒有好說的了。

這篇用這套寫法。一方面像一匹又老又野的狡猾兔子，不肯死守一個窩兒。換換寫法，多試探條路子，另一面也可能那一陣子肚子裏確實驚住股火兒。至於驚的什麼火兒，這裏就更值不得說了。

「蒸籠」是今年五月底寫成寄出的。因為上學期教高三畢業班，五月下旬就停課了，得空兒寫出來。寄出以後等了一個多月才聽說把它收進小說大展。還聽說七月二十日大展就開始。大展的大字當時嚇人一大跳。原想把它撤回，或者換一篇。那時候已經用老寫法寫成「蘭花與蘋果」（發表在幼獅文藝的十月號），自己認為得意，哪管自己得意並頂不了什麼。不過這早晚再叨咕這些，難免招人罵撇清。

大展展到現在（十一月十五日

），我最喜歡的一篇是李昂的「昨夜」，她寫出來了，也給讀者留下好多想頭。可是剛說出嘴，有位朋友馬上說：「可不能鼓勵這個！」這樣喜歡跟鼓勵一下對立起來。我想「昨夜」會引起一番爭論。但追到根兒，大概脫不開喜歡和鼓勵。兩面也全會有穩固的評論標準。所以一篇小說發表以後，它的作者還有什麼好說的。

一篇小說發表以後，說好說壞便只憑讀者。有人說好，記住說聲謝謝。有人說壞，別忘了褒貶的才是買主。說再壞他還是看過了。不要像前些時有位大作家，剛聽到一些讀者對他的作品表示些意見，馬上出口喝斥，說他那一筆是伏筆，作品中的那個人物是反襯，像人家多不懂似的。這倒像個按着食譜作菜的太太，可千萬不能說她作的菜

不好吃。因為她一刀一鏟子全是有根有據。

並且聽那位大作家話裏話外還透出一個沒絲學問的，怎麼能讀他的小說，怎麼敢亂講話。真想不到閒下來看篇小說，肚子裏還得有套大學問。教人忍不住問，學問多少錢一斤？當然念了大學念出了國，修得那點學問應該花了不少錢，可也用不着拿學問來喝斥人。最重要的一個作者不能把讀者看成他的學生，何況師生之間還有個教學相長呢！

其實，我喜歡「昨夜」，包括了認識這位作者。她那麼年輕，今年大學才畢業，純粹是土生土長，她的所見所聞，所體驗到的，合上她所讀到的，全在這個島上。還不是照樣招人喜歡，不該鼓勵也吧！再有李昂是學哲學的，但她並

沒有把學得的哲學擠壓住「昨夜」，雖然她寫出的人物也很自然地流露出他們的學識，她甚而沒有想到在這個社會該怎樣托出男女的關係。只憑她的感受，她表達了她的感受。寫的時候我想她沒顧及到教給讀者什麼。也沒有指出男女該走那條路。想來一個寫小說的人也就這樣吧！

同時一位看小說的人，不要想從一篇小說學到什麼，而是從它感到什麼。想一位喜歡看小說的人多少都念過幾年或十幾年的學校了，難道還這麼眷戀學校裏的那些老師。他們才是指着教給人什麼生活的。他們都是整套整套地教給人，說是要人思索，但只能按着他們教的東西和思索的方法去思索。而一篇小說，只教人從感到的去思索。用自己活過來的所得去思索。當然，

你不願意思索，也沒人考試。喜歡讀，讀着喜歡，便值得談了。幹嗎看本小說也找教訓，何苦呢！

小說不該傳教，不應該宣傳什麼。前些時讀到一篇日本實驗電影的脚本，寫一羣孩子得勢想方法壓制成年人，建立個帝國，而他們的法律第一條便是懲罰那些童話和兒歌的作者。使人驚訝，但想想便笑起來。想那些童話和兒歌的作家，儘管他為孩子們着想，事事從孩子的觀點往外看，但免不了最後還是希望孩子們成個好孩子。但好孩子的條件、標準便不能不從成人這一面立起來。所謂好孩子到末了還是成人們眼裏、心裏的好孩子。若反過來完全從孩子的立場說，好孩子自然另有標準。成年人的標準一定跟它抵觸，甚而妨礙它。孩子們的帝國當然要剔除那些成年人童話和

兒歌的作者。想來可以稱一個小說作者是知識份子吧！但想想他知識的由來已經有了限定。他的感受也有了範圍。只憑他的感受的表達早傳遞了什麼。若再有心地傳揚什麼，那點什麼就更有限了。但是在他沒心傳揚什麼的時候，他的感受沒方向，沒有限定，或者說超出限定，才能表達出那點可能是人們共通的，而必須由它表達才能看準，看清，或者看到的一點什麼，才值得看小說的人看。

一個沒有比一般人更強烈感受的人，用他的學識和懂得的那些道理，照樣可以寫出一篇小說，也能寫的很好。但是它使人景仰，却不能使人感動。空使人景仰的小說沒什麼寫頭。也沒什麼看頭。

小說不是作者發洩什麼的工具。感受當然是那喜、怒、哀傷。但

那只是原始的。必須經過處理，所謂表達不是平白的說出來。看到一場車禍，誰都會驚心、疼心，當對

擺佈看小說的人。

我們討厭「色情作品」一味挑

撥人的性慾，便也不得意一個作者

一味挑撥人的憤恨，或者激發他對

另一個人講述的時候，講述的人可

什麼感到興趣的興頭。我們要對整

個事事物物的感受，而不要作者單

獨對什麼的發洩。一個作者若恨誰

氣，但那不是小說。一個寫小說的

人可能也被他寫出來的人物感動得

流淚，但是當他寫的時候却要一片

平靜的心地，不然無法達到表達的

最高處。這時候已經不能被自己的

那些衝動控制，怎麼能把些衝動去

爲什麼會恨，才值得看。

若他寫得使我們明白恨是什麼，人

說了這麼多，像是說了些什麼。好在這不是小說，只是說說我這個寫小說的人的私話。實在值不得什麼。說穿這也只是一種感受，沒經過處理的感受，說值不得看，但也引得人看到這裏來了。所以只能請看到這裏的人感受一下我的感受，也許對「蒸籠」這篇小說另有一種感受，或看法。

六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。

尋找另一扇窗

呂秀蓮著

爲什麼要尋找另一扇窗？另一扇窗代表的意義是什麼？呂秀蓮以拓荒者爲筆名在中國時報的專欄已經好久不寫了，如果您懷念她的方塊，請讀這一本書！

每冊40元，直接函購九折，本刊訂戶八折，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